

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工业设计专业通用教材

DESIGN

21世纪

家居

产品设计

段胜峰 彭科星 岑华 编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百年中国

大师恩怨录

康有为 章太炎 王国维 梁启超
金岳霖 陈寅恪 钱穆 傅斯年 钱穆
李四光 许地山 陈寅恪 林著望 李叔同
朱光潜 叶公超 沈从文 华罗庚
刘海粟 巴金 梁思成 钱锺书
斯年 李大钊 曹禺 程中休 若
马寅初 周扬 罗家伦 钱
徐志摩 翦伯赞 萧三 傅抱石
余仿吾 郑振铎 程十发 辜鸿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 / 程丕来编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06-7985-1

I. 百… II. 程…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8458号

书 名: 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

作 者: 程丕来

责任编辑: 庄 庸

特约编辑: 叶 子

装帧设计: 高永来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销中心电话: (010)64065904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97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06-7985-1

定 价: 3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编 选 说 明

风来君相忆，一笑泯恩仇。

本书以“百年中国大师恩怨录”为线索，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长河中，采撷出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大师的人生片断和世说新语，一点一滴地记录其相交、相契、误会、分歧、嫌怨、恨离、释怀的人际交往轨迹。使我们感叹伟大之人必有普通之处，大师们也像凡人一样有放不下的恩怨情仇，同时也让后人明了普通之人亦可有伟大之心，无论再怎么纠缠于误会嫌怨，人生终究免不了黄土一抔。假若人生从头活过，假若你我重新相逢，能不——风来君相忆，一笑泯恩仇？！

我们的主题，是“风来君相忆，一笑泯恩仇”。

本书的线索虽然是大师们的“相交、相契、误会、分歧、嫌怨、恨离、释怀”的交往轨迹，但是本书的主题却并不纠缠于大师“恩怨纠葛”的言行本身，而是聚焦于大师们彼此的嫌怨或相契从何而来又向何而去的发展过程：误会/共鸣，性情/识见，怪异/曲解……在他们让人抱憾的分歧与恨离中，我们更感动于他们的邂逅、提携、相交和契合，甚至面对道不同不相为谋，或私人恩怨不共戴天的“仇雠”时那种豁达、气度和诚挚。风来时，我们可能会回忆起曾经带来伤害的仇敌，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存在有了一份别样的回忆。所以，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们的立场，是“放平了目光看大师”。

他们是“大写的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但毕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弱点，所以他们会像我们一样对不容于己的人，打击报复；也会对有恩于己的人，背叛、反目或终身感恩。他们的“恶行”或者“善德”，已

经被他人原谅，或被历史嘉奖；对于不曾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我们来说，是没有资格去评判他们的功过得失的。我们能做的，我们最想做的，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了解他们、理解他们——他们是一群有过失的人，但是，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

我们的体例，是“辑选于公开出版物并注引出处”。

本书编选的人物事例、史实和言行，均辑选于公开出版的文章、著作和报刊媒体；并参考与借鉴了历史学术著作的注引范例，采用了“文中注”的方式，在每一辑选的片段后面，均以“（著述者/编选者）：《著作名》，出版单位，年（月、日）”的方式注引出处。若是书名中出现作者姓名，则略去“著述者/编选者”，如《吴宓日记》。由于注引的来源及其编著的实际情况，在具体注引时会有些微变异，甚至会有部分项目缺失，请诸君谅解。采用本体例，是为了尊重原著作者或编选者的劳动成果，也是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核实和索引原文，期望读者在可读性极强的近、现代大师话语录中积淀传统人文素养的同时，培养从源头鉴别真伪、在源流中取精华去糟粕的知识立场和人生态度。

我们的编著，是“对辑选内容做了必要的编撰技术处理”。

本书编撰技术处理有五种情况：A.完整引用原文，且原文并无语病等情况，则直接在摘引段落末尾注明原作或原著出处，供读者索引和查核。这种情况比较少见。B.因为原文重复、病错字句、冗余等语病原因，编选者在摘引时对辑选段落做了适当的文字处理。注引方式与上无异，但若须辨识出入时，请以原文为准。这种情况占大多数。C.由于“事出有因”，编选者在摘引某些原文时，以自己的方式交待了所涉事件与人物的背景和缘由，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引文旨意。D.有相当部分若直接引用原文，不易说明来龙去脉，编选者在涉此段落采用了转述的方式，来讲述人物、轶事、趣闻和言语。E.若是摘引段落涉及多个出处，或需对引文的不同具体出处详加注引，则编选者采用了“①，②，③”的方式注引，便于读者索引和查核。请读者注

意的是，这五种情况均采用同一种注引方式，原因是遵循“简单”原则——不因为繁复琐碎的注引方式影响读者的阅读。

我们的态度，是“编选与出版信史的严谨尝试”。

本书在出版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对涉及该事件或人物的言行、观点与史料甚至是有争议或有存疑的史实、细节、评价与观点进行客观呈现，所有言论均只代表其所出处的公开出版物原著述者或原编选者的立场与观点，不代表本书编选者认同其史实和观点——尤其是其中的细节——历史的细节永远都有当事人臆想或伪饰的成分。

我们的建议，是“请你用质疑的眼光阅读本书的一切细节”。

由于本书在辑选所涉人物或事件的言行、观点及史料时，均属只言片语式地摘录，不易反映出某个人物一生的品行、评价和历史定论，又或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回忆和言论有相互悖谬之处，又或某一人物对自己言行与生平的记录多有不确定、错讹甚至是伪饰之处，又或不同研究者与撰述者对同一人物言行或事件、观点及史料持论颇多争议甚至南辕北辙，因此，本书在力求以“信史”的严谨态度，遴选公开出版物，客观呈现不同撰述者对该人物或该事件的言行、观点与史料的“叙述话语”，聊供读者一个“以只言片语的历史碎片，去臆测历史真相的事实棱镜”的同时，也强烈主张读者一直保持存疑和探索态度，暂信此为“一家之言”，需到原著原作的完整语境中，甚至在不同版本的历史著述和作品中参商互见，以索引、查核并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事件的历史真相以及人物真实的生平、品行及其历史定论。本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不过在于为此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路径。历史的真相不是我们所能提供的，它只存在于你的持续而系统的阅读之中。

请诸君鉴识。

目 录

编选说明	[4]
事由 第一	1
性情 第二	19
识见 第三	33
邂逅 第四	50
争执 第五	64
共鸣 第六	80
弥笃 第七	92
诡辩 第八	99
豁达 第九	107
人论 第十	116
气度 第十一	130
执着 第十二	141
敬畏 第十三	151
怪异 第十四	166
桀骜 第十五	179
曲解 第十六	189
诟病 第十七	200
戏谑 第十八	215
心恸 第十九	229
挽言 第二十	246
提携 第二十一	258
质疑 第二十二	269
感慨 第二十三	282
诚挚 第二十四	294
引用声明	304

風來 事由

第

一

章太炎 王国维 梁启超 陈寅恪 钱穆 傅斯年 钱穆 许地山 陈 恪 林 语堂 李叔同 叶公 潘 公 华 罗庚 刘 海 巴 金 梁 田 郭 沫 若 傅 斯 年 李 大 钊 周 扬 罗 家 伦 钱 佩 秋 马 寅 初 徐 志 摩 翦 伯 赞 萧 三 傅 抱 石 成 仿 吾 郑 振 铎 程 十 发 辜 鸿 铭

1901年6月12日孙宝瑄在日记中记下：“枚叔（章太炎）辈戏以《石头》（《红楼梦》）人物比拟当世人物，谓慈禧为贾母，光绪为宝玉，康有为为林黛玉，梁启超为紫鹃，荣禄和张之洞为王熙凤，钱恂（钱玄同弟，为张之洞帮办洋务——编者注，下同）为平儿，樊增祥和梁鼎芬（二人皆为张之洞的弟子）为袭人，汪康年为刘姥姥，张百熙（清末政治家、教育家、管学大臣，负责重建京师大学堂）为史湘云，赵舒翘（刑部郎中，依《辛丑条约》被处死的“首祸”）为赵姨娘，刘坤一（两江总督）为贾政，黄遵宪（湖南按察使，曾协助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为贾赦，文廷式（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为贾瑞，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属于“后党”）为妙玉，大阿哥（溥俊，戊戌政变后慈禧欲废光绪而立他为皇帝）为薛蟠，瞿鸿玟（和袁世凯斗法落败，被放归原籍）为薛宝钗，蒋国亮（育才馆汉文教习）为李纨，沈鹏（著名书法家）、金梁（曾上书杀荣禄）、章太炎为焦大……”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周游欧美，对近代物质文明更加倾心，主张“物质救国”，也就是主张中国仿造资本主义。他甚至比附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国教角色，倡导孔教。梁启超言：“吾中国非宗教之国，故数千年来，无一宗教家。”康有为不同意此种说法，认为“谓宗教必言神道”者乃“奇愚”。因为康有为所言的宗教，其意甚宽：“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

一次章太炎去看望老师俞曲园，俞曲园一见面就骂他反清“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素有“章疯子”之称的章太炎，脾气暴躁，但在老师面前也不

得不忍下来。他在这种情况下、情绪下，写了篇抗辩的文章《谢本师》，声明与俞曲园断绝师生关系。后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周作人也写了一篇《谢本师》，宣布与章太炎断绝师生关系。具体的缘由是章太炎在一封公开发表的电报里，称颂曾国藩的人伦之道。周作人在此文中说：“到得近日看见第三个电报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我于是觉得不能不来说一句话了。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

李国涛：《两篇〈谢本师〉和四位名人》，《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

日俄战争开始后，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和陈师曾（美术家）等人聚会，对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愤怒。鲁迅指出，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竟也袒日而抑俄，这事太无远见。于是他向蔡元培提出三点意见：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他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而且日本和我国邻接，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

沈陡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0月号，1961年

1916年，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陈独秀提到蔡元培聘胡适时，汪孟邹（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说道：“我看蔡先生很平易近人，一定好处的。”“他也是个书呆子。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陈独秀余兴未尽，翻起了老黄历：“子民（蔡元培）考中举人后，有一次到北京应会试。出来后将所作的策论给他的乡试主考官看，这人说蔡先生作的是怪八股，难考中。蔡一听信了他的话，十分扫兴地回老家绍兴去了。哪知揭榜

时又有蔡的名字，等人快马加鞭追他回来参加殿试，已误了考期，来不及了。幸亏有补应殿试。隔了一年，子民早早进京，考中进士，点为翰林。这次，他说什么也不提前走了。”

朱洪：《陈独秀与中国名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傅斯年经常向罗家伦夸赞自己的夫人大綵的小品文写得如何好，小真书（即小楷书）写得如何好，说得津津有味。一次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大綵赏识你，如九方皋相马。”傅斯年大怒，要来扑打罗家伦。当傅斯年对罗家伦盛夸自己的儿子仁轨如何聪明时，罗家伦笑着说：“犬父竟有虎子。”傅斯年却为之大喜。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在国内，前人对辜鸿铭译经的主要评价倾向于两种极端：一种以王国维、胡适为代表，持笼统否定的观点，批评不遗余力；一种以林语堂为代表，持赞美肯定的态度，推崇达于极致。王国维认为辜鸿铭所译《中庸》是一种完全失败的翻译：“辜氏自谓涵泳此书者且二十年，而涵泳之结果如此，此余所不能解也。”^①胡适说：“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②而林语堂则认为辜氏的《中庸》翻译总体上“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③

①王国维：《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学衡》第43期，1925年；②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③林语堂：《孔子的智慧》（英文名为“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41年英文版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有一批相处极好的学生，如范文澜、孙世扬、曾缄，后二人被称为“黄门侍郎”。据周作人说，这些人曾与朱希祖有过过节：“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文澜）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年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张。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世扬）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胡适对钱玄同说：“如果某人的意见语堂看不起，即使那人是他的朋友，语堂都不愿意和他打招呼。”

林太乙：《林语堂传》，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陈寅恪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

人”，王国维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这帮学生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

周一良：《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见胡宁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刘半农常到燕京大学的教授宿舍，和吴文藻谈些语言学问题。对于这门学问，冰心一窍不通，也插不上嘴。一次，在给大家递茶的时候，冰心对他们笑着说：“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刘半农大笑着对冰心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人’怎么样？”大家都大笑起来。

林乐齐、郭华：《冰心自叙》，团结出版社，1996年

1924年，泰戈尔来访中国，梁启超和徐志摩对他盛赞不已。但陈独秀、吴稚晖和鲁迅等人则持反对之声。陈独秀说：“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只是劝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像自己一样，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卑膝地忍耐、服从、牺牲，简直是为帝国主义者做说客。”鲁迅在《照相》中揶揄泰戈尔和徐志摩等人：“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熏上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吴稚晖的冷水则泼得别开生面：“太先生心知帝国主义的暴秦的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想叫老石器人民（印度人）抱无抵抗主义，候使用铁器的客帝（英人）自己恶贯满盈，那就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语：‘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周静庭：《逝水人生——徐志摩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

吴宓乍闻罗家伦要来清华，“颇不舒”，因为就在前两天，吴宓私下里还大骂“彼胡适、罗家伦之流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这会儿哪能不紧张呢——“虑罗氏不能容我”。于是吴宓找杨振声刺探风声，听说“罗家伦氏托其致意于（吴）宓，愿在校合作，勿萌去志。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吴宓心仍不敢放下：“罗君他日在此稳固，不能排宓”，无奈何“与之委蛇”吧，就对杨振声表态，“自愿与之合作”。

《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

画家钱化佛是章太炎家的常客。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了欣然大乐。他深知钱化佛的来意，便说道：“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化佛马上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都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用“章太炎”三个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太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太炎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钱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太炎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共计有一百多张，章太炎也不问钱化佛用处如何。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和钱化佛极熟，问他何故。钱化佛告诉陈存仁：“三马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混浊的酒，沉淀了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此酒轰动得不得了。”于是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太炎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了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钱化佛因此多了一大笔钱。

陈存仁：《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传记文学》第58卷第6期，1991年6月

1926年，胡适拜访康有为。一见面，康有为便问：“你是胡适先生吗？”胡适谦恭答道：“不敢。久仰久仰！”“你久享大名，对青年后学要负责任哪！”“适之是晚辈，学识浅陋，老先生要多多指教！”“你对打倒孔家店很起劲，这家店很难打倒啊，哈哈哈哈哈！”康有为豪放地笑道。“那都是陈仲甫（独秀）先生闹出来的。”胡适两腮微红地答道。康有为指指胡适的眼镜，开了个玩笑：“视思明，耳思聪。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做过的事要勇于承认，我非常喜欢爱跟我辩论的青年。”会谈结束后，刘海粟问胡适对康有为印象如何，他说：“‘出言惊四座，胸中垒块高。’此老博学，平生少见。”而康有为评价胡适说：“他成名早，不浮躁，能做成大学问。缺点是表里不一，做过的事赖到陈独秀一人身上。但总言之，还是大才。”

夏晓虹：《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一次，清华园咖啡馆里，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道。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一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说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

1929年8月，经徐志摩推荐，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请沈从文担任中公的讲师，主持大学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沈从文第一次上

课，先是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不知从何说起。等到镇定下来，一小时的课程内容，被他在十多分钟里说完了。这时沈从文急中生智，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沈卫威：《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温源宁先生，用英文写出一本《不算知己》（有翻译作《一知半解》，此处用钱钟书译名）。在此书中，他对梁宗岱（著名的翻译家、诗人）当时的状态用文字作了一节留影：“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仅仅口头争论还不够，梁宗岱还不时因此与人动起手来，叫人想来实在够“痴”的。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在文章中回忆了这么一桩事：“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我警告他，如再动手，我可以一拳送他回老家。”

杨建民：《争辩——梁宗岱的生活方式》，《人民政协报》，2004年7月29日

黄侃曾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有诗戏之曰：“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1932年，章太炎在北京讲学，黄侃也在北京。有一次，黄、钱

二人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候师出，黄侃忽戏呼钱玄同曰：“二疯！”钱玄同已不悦，黄侃继曰：“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玄同顿时大怒，拍案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老师闻声，疾出排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アイウエオ’了啊！”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杨邨人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到《读伪自由书》一文，说：“读着鲁迅的《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鲁迅回信说道，“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鲁迅：《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抗战期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经打趣傅斯年说：“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当